

两面三刀

当 下 中 国
美 术 现 象 的
多 面 剖 析

《中国画画刊》
编辑部 编

两面三刀

当 下 中 国
美 术 现 象 的
多 面 剖 析

《 中 国 画 画 刊 》
编 辑 部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主 编：陈是吾
责任编辑：曹所以
责任校对：钱锦生
责任出版：葛炜光
装帧设计：曹所以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两面三刀：当下中国美术现象的多面剖析 / 《中国画画刊》编辑部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3-0671-4

I. ①两… II. ①中… III. ①美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7271号

两面三刀——当下中国美术现象的多面剖析

《中国画画刊》编辑部 编

出 品 人：曹增节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http:// www.caapress.com](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7.5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160千
图 数：270幅
印 数：0001-1500
ISBN 978-7-5503-0671-4
定 价：68.00元



《两面三刀——当下中国美术现象的多面剖析》

编委会主任

孙 永

编委会

孙 永 郑晓林 张伟民 池沙鸿 陈 虹 陈是吾 王 凯

特约编辑

郑晓林



目录

001
《

尤伦斯何以成为文化事件

尤伦斯退出中国市场现象评析

开场白/陈是吾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要逃跑？——兼答某报/河清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赵健雄

作为专家的尤伦斯/曹增节

016
《

想流芳百世艺术家该怎么办？

书写当代绘画史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艺术史是一种话语权/河清

青史不清，但好自撰史实——进入艺术史的最佳路径是自己写艺术史/曹增节

没有几百年时间如何能够贸然说某个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之高下？/赵健雄

032
《

猪有“瘦肉精” 人有加“著名”

“著名”画家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这个著名的时代/曹增节

商业上的成功与艺术上的成功/赵健雄

“著名”是忽悠者的通行证——抵制蔡国强“带路”，把洋垃圾建筑引入中国/河清



目录

048
»

假画·中药三方 同病异治 假画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拍假画的法律尴尬/河清
你能有什么办法? /赵健雄
假画真的无关紧要/曹增节

062
»

论英雄是不是问出处 入虎穴会不会得虎子 美术学院教育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杰出人才只能天生/曹增节
院校教育与杰出画家：一种奇怪的关系/赵健雄
为学院主义正名/河清

076
»

弃暗投明还是飞蛾扑火 画家“北漂”与“进京”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这是一个迷乱的时代/赵健雄
北京真是个好地方/曹增节
北漂与宋庄现象/河清

088
»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画二代”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画二代：代际遗传的艺术家/曹增节
官二代、富二代与画二代小笺/马钦忠
大艺术家难以世传的原因/赵健雄

文化交易 艺术转企

文化产权交易所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文化只配“搭台”，难道不是其必然的命运？/赵健雄

艺术品价值的残酷而合理的表达方式/曹增节

“文交”乱弹/蔡树农

光荣榜还是耻辱柱

普利兹克奖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灾难性的普利兹克奖——破除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美国式建筑”迷信/河清

王澍其人/赵健雄

2012普利兹克奖：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曹增节

从官员附庸风雅到风雅附庸官员

美术展览开幕式请官员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权力主宰艺术，悲乎也哉/赵健雄

说你行的人行不行/曹增节

怎么啦？病啦？/蔡树农

名利场 名利榜

画家排行榜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都是金钱惹的祸/赵健雄

画家排行榜不要走进“一九四二”/蔡树农

不排名无以见高下/曹增节



目录

156
»

文无第一 画有金奖

美术评奖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腐败大背景下还有单纯的评奖吗？/赵健雄

不是柏拉图也不要太当真/曹增节

“全国美展的评奖”这只麻雀很有意义/王平

170
»

这也是一种“笔墨当随时代”

商品画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为钱即废，为艺则死/曹增节

人各有志，冷暖自知/赵健雄

失范的市场就有失衡的价格/毛建波

184
»

学生当蜡烛用 老师当牌子用

画家自立山头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乱花——名家高研班/张渝

问题出在更大范围内制度设计的缺陷/赵健雄

雄鹰决不结队飞翔/曹增节

196
»

当一切都可以拿来“出卖”的时候，问题是怎么“卖”

画家的广告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广告还是骗术？/赵健雄

广而告之的分寸感/毛建波

谁能代表中国/曹增节

212
»

借光

画展请娱乐明星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有心栽花与无意插柳/赵健雄

明星只是一个符号/张渝

还是明星制算了/曹增节

226
»

掮客万岁

美术中介现象评析

前因后果/陈是吾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赵健雄

各有专长 各得其所/曹增节

掮客与价格学/王源

245
»

后记

247
»

附录

《中国画画刊》“卷首语”选/孙永

262
»

作者简介

尤伦斯 何以成为 文化事件

尤伦斯
退出中国市场
现象评析

《中国画画刊》2011年第2期

两面
三刀

● 开场白
文陈是吾

任何事情，至少可以从两面来看。现在总爱用西方的说法：“一个硬币的两面”和“双刃剑”。而以前通行的说法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

所以，我刊从本期开始，特别请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界前沿的三把“尖刀”，为美术界“重要”或者“有趣”——更重要的是“有意义”的问题“开刀”。

中国画界，总是在“当代”之外——即使是自称“当代中国画”的时候。

是中国画放弃了“当代”还是“当代”放弃了中国画。我想，先是中国画不理“当代”，然后，“当代”也不理中国画了。

说到“当代”——中国的“当代”，“尤伦斯”是个“问题”。有意思的是，“尤伦斯”，本来只是无数个在中国的外国画商中的一个而已。但是，他的退出中国市场——这样一个纯属个人的商业行为，竟然成了时下中国的“文化大事件”。为什么？

河清、赵健雄和曹增节，从各人不同的学术背景与框架中看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尾巴”“谋杀”与“专家”。

我想，“三刀”不会是“三板斧”。所以，敬请期待。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要逃跑？

忽闻北京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要撤场子，本人并不觉得意外。当年中国有首歌唱道：“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尤伦斯的撤退计划，让我油然想到这句歌词。这当然不是坦克大炮的军事帝国主义，而是面目温软的文化帝国主义，代表了一种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以尤伦斯中心为代表的国际当代艺术势力，当然属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但是，中国知识界以至官府，相当大一部分人都不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他们高喊着“开放”“全球化”“时代潮流”的口号，全心欢迎拥抱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侵入……

尤其，最近读了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3》，书中揭示：买办是中国的特有产物。日本等国，都不存在这种专门帮洋人赚自己国家钱的人。经济上吃里扒外叫买办，政治上损国帮外、与洋人合作叫汉奸，而艺术上帮洋人干事，那该叫什么呢？暂且叫“艺术买办”吧。可悲的是，中国从“现代”一开始，就不乏买办，不乏汉奸。看看抗战时期成百万的伪军，看看今日中国经济、文化和艺术界的买办之众多，之强势，令人叹息！

2002年，我在巴黎皮埃尔·卡丹空间，第一次看到尤伦斯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巴黎—北京”，是香港一位著名艺术买办Z先生与尤伦斯合作，一手操办的。就是在这次展览上，我看到了曾梵志画少先队员摆成《最后晚餐》的构图，用滴着淋淋鲜血的手吃西瓜……正是这位曾梵志，几年后被尤伦斯和中国的艺术买办们炒成中国当代活着的最贵的画家，一幅画在香港拍了七千多万港元！这位Z先生是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操盘手，已经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前一场大忽悠、大升浪中赚得盆满钵满，并经常现身中国美

术学院和其他一些官方艺术论坛和研讨会。

尤伦斯先生要“别了”，着急的不一定是尤伦斯先生自己，Z先生也不用着急，着急的倒是那些靠尤伦斯的“当代艺术”忽悠中国人、然后一起分赃的中国“艺术买办”们。他们接盘了大量的中国“当代艺术”，本想持有一段时日高价抛出。

但2008年至今，西方“国际”发生金融危机，直接波及国际“当代艺术”，也波及中国“当代艺术”的行情。尤伦斯的撤退，实在是因为在中国撑不下去了。不管尤伦斯中心开始是聘用一位F先生，还是后来撤了F先生换成一位法国人当主管，都不能挽救中心的不景气。不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不是中国的艺术买办们不卖力配合，而是实在不凑巧西方自己闹了金融危机，终于让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要逃跑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现、延存和红火，本身就是国际势力培植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文化冷战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代表的是一种美国的文化霸权。

拙著《艺术的阴谋》(出版于2005年)指出：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种“专为国际而构思、专为国际而生产、专为国际而出口的‘外贸产品’”。它是中国制造的西方“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与中国公众的审美需求无关。

从历史上看，西方势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扶植，与当年对苏联“当代艺术”的扶植，如出一辙。同时，苏联“当代艺术”也对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直接影响和榜样效应。苏联的“政治波普”，丑化领袖和反讽苏联革命，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直接模仿、搬用的对象。

从现在看来，尤伦斯的逃跑，也预示着中国“当代艺术”，也将重复苏联“当代艺术”由兴而衰、由大红大紫到无人问津的轮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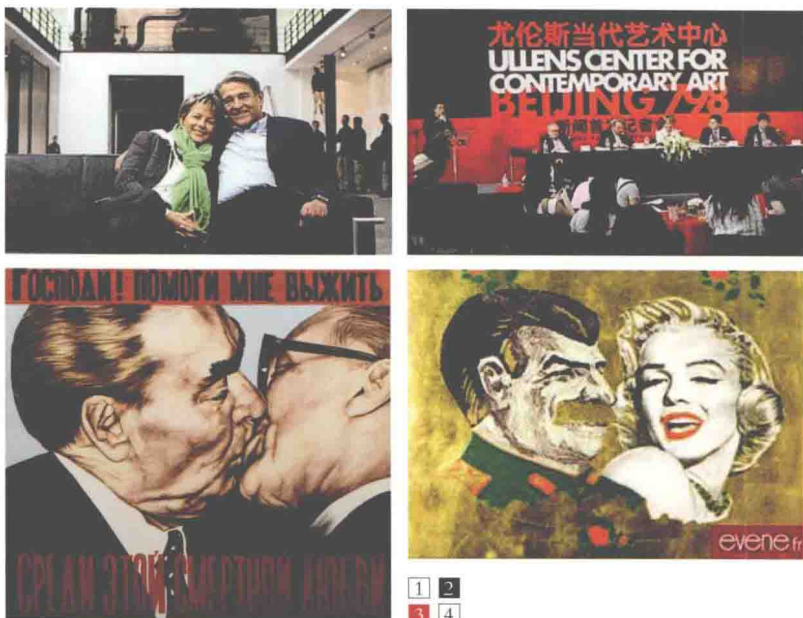
苏联“当代艺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火红于80年代。当时，纽约的画廊里，一片苏联“当代艺术”旺销景象。苏联“当代艺术”为苏联在1989年的崩溃，提供了极大的舆论造势作用。但是，苏联的垮台，也让苏联“当代艺术”同时失去了政治价值和商业价值！

苏联“当代艺术”失宠，才有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全力捧炒，然后于2000年代大红大紫，到2008年达于巅峰！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从商业上危及了整个西方“当代艺术”的投机，也连累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炒作……

《艺术的阴谋》指出，西方对苏联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扶持和炒作，有两个因素：政治因素和商业因素。

政治因素，通过“当代艺术”来瓦解、消解红色苏联和红色中国，艺术成为文化宣传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所谓商业因素是，这样一种艺术特别具有投机和投资的价值。用股市术语可谓“苏联概念股”和“中国概念股”。

苏联概念股由于苏联的垮台而崩盘，而中国概念股，更多是由于商业因素本身（金融危机）而走向“熊市”甚至崩盘。



1. 尤伦斯夫妇/2.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7年开幕，北京798/3. 弗鲁贝尔 (D. Vroubel) 《勃列日涅夫：上帝啊，解脱我于这致命的爱吧》（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4. 索可夫(Leonid Sokov)《斯大林与梦露》/

《艺术的阴谋》已经预告：中国概念股的“热”，“是一种短期一阵子的虚热，不会持久。”

尤伦斯和瑞士前驻中国大使乌里·希克 (Uli Sig)，是扶植、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位最重要的操盘手。尤伦斯曾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赞助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捧炒中国“当代艺术家”。看上去，很热心中国的艺术事业，实际上是付出点小钱，赚了大钱。

希克，1998年在中国设立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奖”，叫作“CCAA”，专门资助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和“当代艺术”理论家，奖金为一万欧元。

尤伦斯则在中国“当代艺术”行情暴涨的2007年，在北京798开设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叫作“UCCA”。

这次尤伦斯中心要关门大吉，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两个最重要的外国操盘手之一要撤退，让中国“当代艺术”圈内有点人心惶惶，具有特别重大的象征意义……

某报：河清先生，您好！两年前曾采访您。日前，盖伊·尤伦斯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他将移交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管理权以及分批出售中国当代艺术藏品的计划。尤伦斯此前已经将一些藏品进行拍卖，此次“尤伦斯要撤了”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

据称，尤伦斯手头有一千多件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作品，大量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外国商人还有乌里-希克等人，尤伦斯透露的信号是否会引发其他海外藏家的抛售？他的抛售计划是否会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明显波动？

河清：尤伦斯很早就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确实拥有相当数量的藏品。他这次抛售自己的藏品，我以为不会引起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明显波动，但却是给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是重量级操盘手开始“出货”了……

某报：有人将尤伦斯此举解读为这是因为其不再看好中国当代艺术而进行“套现”，是他通过炒作中国当代艺术大发其财后的必然行为。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品价位的攀升与国外藏家介入究竟有多大关系？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价位是否虚高？

河清：这当然是“套现”，当然是投机获利的必然行为。但人们也应从中看到，尤伦斯不看好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景，否则他会更长期地持有下去。

某报：如果说国外藏家利用资本优势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影响，但更重要的竞争还是对艺术价值话语权的竞争。您认为判断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应该由谁说了算？在资本博弈下，中国国内的藏家、艺术批评家如何赢得话语权？

河清：这里当然涉及艺术价值话语权的问题。但艺术话语权之先，首先是文化话语权的问题。可悲的是，百年来，中国文化精英都受社会进化论毒害，文化自卑感病入膏肓。他们先验地抛弃中国文化艺术价值观，采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奉西方文化价值为“普世价值”，因此文化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别人手里。

中国艺术批评家、藏家要赢得自己的话语权，首先要文化自信，敢于用中国文化艺术的价值标准去评判艺术作品。好的就是好的，垃圾就是垃圾，要敢于判断，用中国自己的标准！

附：说中国“当代艺术”是外国培植出来的，还表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是靠模仿西方“当代艺术”过日子，毫无创造力。我已在《艺术的阴谋》里列举了十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明抄暗剽西方原作的事例。这里再列举一下近几天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艾未未，他对西方原作的剽窃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留学德国的朱苓小姐做了一组艾未未“作品”与西方原作的对照图。无言！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借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部中篇小说的名字来作本文题目，并无故弄玄虚的意思，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对应，让我觉得没有比之更恰当的文字。自然，这里牵扯的并非性命，而只是金钱或别的——但如此巨大的数目，放在另外一些领域，足以让贪婪的攫取者什么也不顾，甚至动手杀人。

今年早些时候的4月3日晚上，香港苏富比2011春拍专场“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卖出了这位比利时收藏家本次参拍的全部一百零五件作品，总成交额达四亿两千七百万港元，远远超出预估的一亿至一亿三千万港元。

如果考虑到事先已广泛流传的种种说法，这个结果就显得更加出人意料。

还在年初，尤伦斯便说他更加看好印度，宣布要离开自己长期关注的中国市场，并大量抛售相关藏品。

由于他手里握有至少千件甚至有人估计多达两千件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作品，是这个领域的顶级收藏家。此言一出，“中国当代艺术泡沫将破”的说法便甚嚣尘上，这对随后行情的展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正面影响。如此做法，尤伦斯傻了还是疯了？

事实却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因此阴谋论出现肯定是免不了的，至于到底有没有阴谋，又是些什么阴谋，我们尽可拭目以待。

尤伦斯在两个月前接受英国《艺术新闻报》克里斯蒂娜·鲁伊斯采访时，表示这么做自有苦衷并不得已：一是年事已高，往来中国诸多不便；二是他的后代对艺术收藏没有兴趣，这批藏品未来将得不到很好的展示机会；三是他曾经考虑整体出售这批藏品，但是由于价格的问

题，没有和中外机构或私人收藏家达成协议，愿望落了空。

他还表示准备让渡北京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管理权，而UCCA公关总监李沐颐随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艺术新闻报》的记者“可能有些断章取义，或者部分曲解了尤伦斯的本意”。指出UCCA三年前就开始“从尤伦斯的外资私人博物馆转为中国本土的艺术机构，整体运营成非营利机构”，而“尤伦斯仍将继续参与管理工作”，否认退出一说。这使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不可否认的是，尤伦斯乃中国当代艺术有力的催生者之一。

他入市的20世纪80年代，像王广义这样的政治波普画家，尺幅很大的作品，也卖不了一万元，得靠朋友支持才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与艺术生产。（此次他1988年创作的油画《毛泽东：P2》拍出1914万港元，与当年的价格恐怕有千倍之差。）其他一些当今的大腕，境遇也大抵如斯。

那么，在一个已然得心应手的领域，眼光锐利的尤伦斯咋就不玩下去了？说辞之外，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可能的情况有如下两种：

一、目下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急转直下，不值得再继续投资。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当代艺术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确每况愈下。一批当初勇猛精进的艺术家功成名就后创造力匮乏，而又几乎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人。

这种状况与以尤伦斯为代表的艺术投资者的商业炒作无疑有正向关联，大量的金钱一方面使艺术家得到前所未有的工作条件，另外一方面又难免腐蚀了他们的精神，使其失去创作的动能。

即使仍保持着对社会的批判，在艺术层面上也往往显出轻率的倾向。

二、制度环境不允许他继续撑持下去。

应当说，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制度环境至今仍是不成熟的。即以尤伦斯倡办的UCCA为例，它属于外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NGO、NPO组织），按目下经验，几乎不可能注册，只能以公司的形式与名义活动，用首任馆长费大为的话来说，即“装扮成营利的机构，去做不营利的东西”。

而相关法规要求公司是必须营利的，五年不营利就要关停。即使在期限之内，如果持续几年不赚钱，工商局的人也会怀疑，你要干吗？是不是在洗钱？

在2005年到2013年这签约的八年间，UCCA每年仅租金便需近千万元，每年还要巨大的运营费用。费大为说，UCCA仅开幕一项就花了上亿元，第一个展览则耗费八百万元。

在目下多数国家，个人与企业向艺术机构进行捐赠或赞助都可以“免税”，这保障了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生存可能。例如美国规定，企业捐出善款，如数额超过应缴税的10%，应减免10%的税款，如不到10%，可在税收里扣除已捐出的善款。中国同等捐款的减免额度只有3%，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很难甚至根本无法落实。

反之，作为运行的公司还必须缴税。

这么一些情况多少出乎尤伦斯预料，因此他选择退出自有其无奈。

事实上至今中国的艺术机构多为官办，民营的主要与地产商有关，除附庸风雅外，它往往成为商业活动潜在的组成部分，起到为地产增值的效用。这也未必不好，但与真正的艺术活动毕竟是有距离的。

在尤伦斯当初进入中国之时，不仅当代艺术作品不值钱，几乎一切艺术作品都不值钱。更早些时，林风眠先生曾于1957年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美术界的两个问题》，指出：“美术家闹穷是大家知道的，而实际上连生活都成问题，没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都很多，他们羡慕戏剧家、音乐家、作家，有了好戏、好音乐满座，有了好书，不怕没有读书的人。可是画家呢？开个展览会也许观众很多，结果都没有人买画，画展能卖几幅，最后是连袷画钱都收不回来。”

没有艺术品市场，也就没有艺术家自由生存，甚至仅仅是生存的空间，除非依附于政治宣传才能混一口饭吃。如果这种局面依然维持着，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当代艺术家们？

艺术品交易形成颇具规模的市场，当然与整个国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而以尤伦斯为代表的艺术消费者与商人在其中发挥了自己的重要作用。不论这类活动同时存在与产生多少缺陷与毛病，对艺术发展的正面影响与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没有他们的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能有目下的局面：在世界上有一定乃至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最终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

从近年各地双年展的情况来看，当代艺术已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小觑的组成部分。对它的进一步成长，政府无疑应当予以更多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把种种活动收归于自己名下，而是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讲到底，批判性与革命精神才是当代艺术存在的理由。

回头说被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称为自己最好作品的那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个年轻人，在镇上大部分人知情而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残酷杀害的故事。

